



黑白男女

第四章 挖掘自己的力量(上)

(上接 8 月 14 日 A14 版)

回到家，卫君梅没有再给两个孩子安排活儿，让两个孩子玩去吧，或看电视去吧，她自己到小灶屋里去做晚饭。这里的人煮玉米，不是把玉米的包皮全扒光，而是只扒去外面的老皮，厚皮，留下里面的嫩皮，薄皮，连皮在清水里煮。他们说，这样煮出来的玉米还带有嫩玉米的清香气，好吃得很。卫君梅本来也想煮带嫩皮的玉米吃，想到那样做饭太省事了，不像一顿正儿八经的晚饭，就没煮。她挑出两穗嫩玉米，剥成玉米豆，放在锅里煮。待玉米豆煮熟了，再搅一点面糊下进去，做成玉米稀饭。她还留了馒头，炒了南瓜菜，把饭菜摆在大屋里的方桌上，才招呼两个孩子吃饭。丈夫陈龙民曾对她说过，看一个人的老婆聪明不聪明，心眼够不够使，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，就是看她会不会做饭，做的饭好吃不好吃。如果她做的饭火候合适，味道不错，让人爱吃，就表明她是一个聪明老婆，起码心智没什么问题。而如果一个人的老婆做的饭，不是生了，就是糟了，不是咸了，就是淡了，就很难说她是一个聪明老婆，过日子就差点儿劲。陈龙民每次吃卫君梅做的饭，都一再说好好吃，我老婆做的饭真好吃。言外之意，陈龙民是在夸她真聪明。得到陈龙民的鼓励，卫君梅总是百样生法给丈夫做好吃

的。卫君梅记得，陈龙民还跟她说过，一家人做饭认真不认真，代表着这个家庭的趣味、气氛和心劲。如果一家人老是马马虎虎，凑凑乎乎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就表明这个家庭的人对家庭生活不是很热爱，气氛不是很和谐，过日子的心劲也不是很足。卫君梅觉得陈龙民的话很有道理，把陈龙民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陈龙民去世后，她的心魂没有散，心劲没有撤。表现在做饭上，每顿饭她都提前计划，认真对待。她有心气不顺的时候，也有生病的时候，但只要到了做饭时间，她必定按时去做饭。她是为了管住自己，也是为两个孩子做个样子。她给两个孩子碗里都盛了不少玉米豆，问孩子，玉米豆好吃吗？两个孩子都说好吃。她说：锅里还有，吃完这一碗，妈再给你们盛。

慧灵说：我们自己去盛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

卫君梅夸慧灵说得对，说人人都有两只手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她又说，咱们自家种的玉米，自家收回

来的玉米，吃起来格外香。

这时慧生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蒋叔叔是咱们家的人吗？蒋叔叔指的是蒋志方，蒋志方给慧生买过电动小汽车，还教慧生背过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慧生对蒋叔叔是熟悉的。

慧灵先做出回答：蒋叔叔不是咱家的人，他是外人。

什么是外人？

还是慧灵回答：外人嘛，就是别人家的人。

那蒋叔叔为啥割咱家的玉米呢？

慧灵嫌慧生的话太多，比碗里的玉米豆还多。既然慧生的话比慧生碗里的玉米豆还多，她应当把慧生碗里的玉米豆捞出一些，帮慧生吃掉，然而，她却从自己碗里用筷子夹一粒玉米豆，送到慧生面前，让慧生张开嘴。慧生张嘴把玉米豆吃到了，她才说：

我看玉米豆能不能占住你的嘴。

有话好好说，卫君梅觉得慧灵不应该这样对待慧生，她解释说：蒋叔叔不要咱们家的玉

米，他帮助我们家收玉米，是在做好事。

吃过晚饭，卫君梅一个人在小灶屋里刷锅刷碗洗筷子。说是小灶屋，因为灶屋的面积的确有些小，一个人在里面做饭还可以，两个人进去，就有些转不开身。丈夫去世后，这间小灶屋是卫君梅和泥垒砖，自己搭建起来的。吊在屋顶的灯泡瓦数很小，屋里显得有些暗。她手上刷着一只碗，刷着刷着就停顿下来，似乎忘了手里拿的是何物。待她意识到自己走神了，摇摇头无声地笑了一下，再接着刷。可碗刚沾到锅里的水，刚把碗刷了两下，她的手不知不觉又慢了下来。她的神走到夜色中的玉米地里去了，似乎正在和蒋志方对话：小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

我不干什么。

不干什么，那你这是干什么？

我就是想帮帮嫂子。

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你帮，也不需要别的任何男人帮我。我就是要试一试，靠我自己的力量，能不能继续活下去，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。

嫂子你不能这样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，你不能这样老是苦着自己。

我的苦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心里一点儿都不觉得苦。谁要是认为我苦，老是同情我，只会给我心里添苦。

你不苦我苦，就算嫂子是在帮我还不行吗！

我能帮你什么？

嫂子知道。

我不知道。

嫂子是个灵透人。

人家说我是个傻女人。

你先别说话，让我看看你的眼睛。

卫君梅仿佛看见，蒋志方停止了割玉米，正一步一步向她接近，她似乎在夜色中看到了蒋志方明亮的目光，听到了蒋志方有些粗重的呼吸，并感到蒋志方身上散发的阵阵热气。这不好，让蒋志方碰到她就不好了。她躲避似地往后退，身体碰到了后面的墙，她的神才从玉米地里回来，重新回到她身上。她看到自己手里还拿着一只刷了一半的碗，碗上沾的水滴到了她的脚面上。神魂颠倒，身不守心，心不守身，这算什么！她几乎骂了自己。

蒋志方在玉米地里收玉米，卫君梅绝不会到玉米地里去。蒋志方想收多久，对她来说无所谓。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之后，每年收的小麦都吃不完，已很少有人家吃玉米。玉米是粗粮，人们除了刚收下新玉米时尝个新鲜，一般不再储存，玉米一晾干就卖掉了，换成了钱。卫君梅她们回家时，把盛玉米的荆条筐和拉玉米的架子车都弄回了家，卫君梅不知道蒋志方把玉米棵子割倒后，掰不掰上面结的玉米棒子，要是掰下玉米棒子，不知蒋志方会放在哪里，怎样处理？算了，不想那么多了，一切随蒋志方的便吧。卫君梅给自己定下了规矩，天黑之后，除了上夜班，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，她就不再出门。她要在家守着两个孩子，也让两个孩子能够看到她。卫君梅早就听说过一句俗语，这句话确实够俗的，她听了跟没听见一样，从来不住心里去。她以为这句俗语跟她

没有关系，一辈子都不会有关系，去它的十万八千里吧。这句俗语怎么说的呢，它专对寡妇而言，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。寡妇门前怎么就是非多呢？卫君梅当闺女时，包括嫁给陈龙民后，对这句话都没有理解，也不愿意理解。陈龙民出事后，她有些自欺欺人似的，仍不愿意把自己和寡妇联系起来，不愿承认自己是寡妇。她觉得寡妇这个说法太难听了，里面似含有贬低之意，歧视之意。谁要敢当面说她是寡妇，她立马就跟人家急。可是，事实是一块石头，石头摆在了那里，石头是很硬的。在很硬的“石头”面前，要强的卫君梅，不得不学会面对事实，正视事实。比如在陈龙民活着的时候，她的白天和黑夜是没有多少界限的，可以把白天当黑夜使，也可以把黑夜当白天用，白天黑夜是可以混搭的。陈龙民上夜班，白天要睡觉。陈龙民白天睡觉时，她把门一关，跟陈龙民一块儿睡，照样睡得昏天黑地。晚上她到矿上的礼堂看电影，或是去听戏，陈龙民让她只管去，看完电影听完戏，只要别忘记回家就行了。现在不行了，在卫君梅眼里，阳间是阳间，阴间是阴间；太阳是太阳，月亮是月亮；白天是白天，黑夜是黑夜，是不可混为一谈的。把黑夜摘



出来说吧，黑夜已经不再属于她卫君梅。过去的黑夜是温暖的，现在变得有些荒寒；过去的黑夜是活泼的，现在如死水一潭；过去的黑夜是安全的，现在处处暗藏杀机，充满凶险。且不说别人，就拿她婆家弟弟陈龙泉和弟媳申应娟来说，她们在黑夜中目光炯炯，并虎视眈眈，不放过她的任何行踪。陈龙民去世后，弟弟和弟媳两口子一致认定，她卫君梅在老陈家一定守不住，一定会另嫁他人。他们的理由是，她太年轻了，正是离不开男人的时候。她长得也太白净，太招人，就算她不想改嫁，但矿上有那么多单身男人，他们都像饿虎一样，也不会放过她。她成天小着心，申应娟尚且无中生有，说得七七八个。她夜里要是去玉米地，要是去见蒋志方，申应娟没风也能捕到风，没影也能捉到影，不知会怎样编排她呢。所谓是非，就是从别人口里弄出来的，没有是非，别人也会搬弄出是非。这个别人不是外人，往往是内部的人，是和她比较亲近的人。

树不动风动，蒋志方找到卫君梅家里来了，在门外敲门，叫嫂子。卫君梅正在给慧灵检查作业，她没有开门，对着门缝问：谁？来人一叫嫂子，她就听出了来人是谁，但她还是问了一

声，她的口气似有些不耐烦，还有些拒人。

是我，小蒋。我把玉米棒子掰下来了，我用用架子车，把玉米棒子拉回来。

你不用管了，只管扔在地里吧，明天我自己去拉。

慧生听出了蒋志方的声音，兴奋了一下，说是蒋叔叔，要去给蒋叔叔开门。

慧灵一把拉住了慧生的手，瞪了慧生一眼，不许慧生去开门。

蒋志方又敲了两下门，他敲得轻轻的，很收敛的样子。

(未完待续,请关注 8 月 18 日 A14 版)

